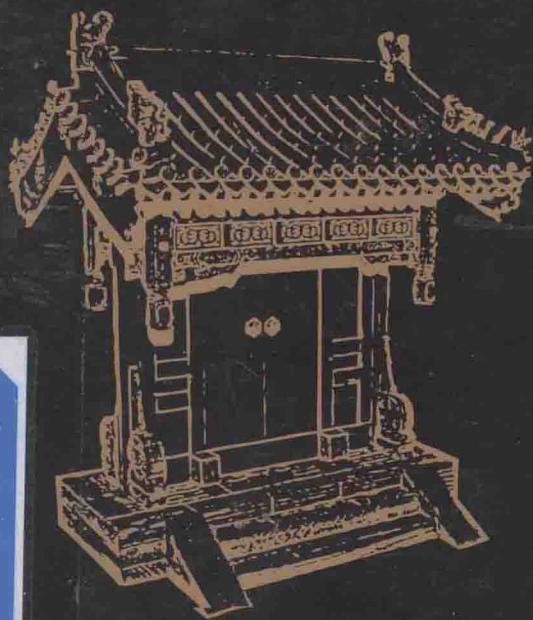


[美] 切斯特·何尔康比 著
Chester Holcombe
王剑 译

The Real Chinaman



中
国
人
的

德
行

- 美国外交官在华十余年切身感受
- 西洋镜下折射的百态中国
- 窥探民族特质与社会陋相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中国人的德行

The
Real
Chinaman

[美] 切斯特·何尔康比 著
Chester Holcombe
王剑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人的德行 / (美) 何尔康比著; 王剑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10

ISBN 978-7-5502-3536-6

I. ①中… II. ①何… ②王… III. ①民族性—研究—中国
IV. ①C95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02184号

中国人的德行

出版统筹: 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 史 媛

特约编辑: 徐 玥

封面设计: 王 鑫

版式设计: 王 玥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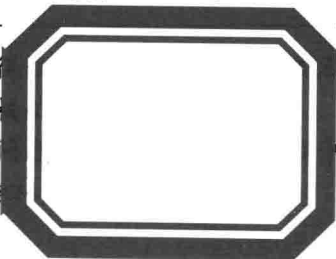
字数200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14印张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3536-6

定价: 2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
版权所有, 侵权
本书若有质量
电话: 010-888



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心联系调换

前言

透视中国的西洋镜

穿梭于城市的居民与那位独居在茫茫山林的老太太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尽管老人没有街坊四邻，孤身独处，但却自得其乐。在炎炎夏季的某一天，一位陌生人寻到她的门前，求饮一杯水。老人询问陌生人从何而来，当来者告之家住波士顿城时，她惊声叫道：“老天！住在那么远的地方，您得有多么孤独啊！”看来她已把波士顿看成是一片荒凉之地，或许只有这经受日晒雨淋的小木屋，于她才是天地和宇宙的中心。

如同这位老太太，我们也总是不自觉地用自己构建的一套标准去衡量别人。别人是否正确、是否明智，都要看他们是否符合我们的那套标准，是否同我们的标准背道而驰，而全然不理睬自己的判断尺度及理想模式如何武断，如何浅薄。

在我们眼里，中国人那种不经大脑、不断机械重复地夏天穿单衫、冬天套棉袄抑或依照某一个人的意志在规定的某一天共同更衣的做法，不仅是可笑的，甚至还要加上几句嘲讽和挖苦的话。但是在美洲与欧洲，同样也有不计其数的高雅贵妇们，在那种匪夷所思的“时髦”诱惑下，效仿与追新逐异，盲目狂热到了极点。同中国人的习惯相比，这些贵妇们的做法又有何不同吗？倘若有的话，两者之间，谁又更理智一些呢？在您打算给出答复之前，请先瞧瞧那些原本自然优雅，现而今被搞得古里古怪、无比丑陋的贵妇们的形态与线条吧。您不妨再做如下的比较：中国人在季节交替之时依照某个人的命令更衣的做法，同两大洲占半数人口的妇女们抛弃个人品位爱好，追逐或许源于巴黎或是伦敦贫民窟里的奇异打扮的行为相比，两者孰是孰非？

对于他人，我们需要多一些不同角度的审视，少一些目光短浅、心胸

狭隘的批评。显而易见，假如我们能够以他人看待我们的目光来审视自身，那么情况将会好一些；假如我们能够从某一更高的境界，换言之，一种更为准确的、非世俗观念的、理想的、标准的人的视角去品评我们自身与他人，那么情况就不仅仅是好一些，而是会大有不同。更为宽广的视角不仅能够使我们的判断日趋准确合理，并且同时还有着更为深层次的意义：人们将通过它变得愈发宽容友爱，愈发与人为善，愈发领悟到作为人的崇高价值。然而，眼前的状况远未达到这一水平。

批评与指责远比客观全面地了解容易得多——在我们对待中国人的态度上尤为如此。这是因为东西方相互接触了解的历史还太过短暂，机会也很少。有关中国的知识，大多源于我们的想象与猜测，而非有明确的事实根据。因而，对中国人的种种误解和丑化也就在所难免。但是，中国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研究的民族。现实的生活远比任何形式的虚构与猜测来得丰富有趣，中国人也是如此。那些热忱的研究者为之深深陶醉的，不是为一般大众所熟知的、经过一系列笨拙的歪曲与讽刺的中国人，而是存在于那片土地上真实的中国人的生活，以及他们那套永久传承而停滞不前的、饶富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社会习尚。

写作本书的目的，既非辩护、致歉与忏悔，也非责备与批评，高唱赞歌也就更谈不上。本人曾在中国生活过很多年，可以说同中国各地不同阶层的人都有过一些接触，并和他们建立了十分亲密友好的关系。本书旨在向读者展示的，是我就自己在中国社会生活的经历所获得的几点体会和感想。本人着力描摹与阐释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极为重要而特殊的因素，就是为了向人们说明，一些在我们眼中如此不堪的思维方式同社会习俗，为何于他们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本书所举出的例证，全部是客观的事实，而非主观臆断。总而言之，本书力图从大视角出发，立足几个要点，粗线条描摹出真正的中国人。

切斯特·何尔康比



目录

换个角度看中国 / 1

宗法制度下的国度 / 17

讲求韵味的语言 / 31

枷锁式的爱情与婚姻 / 47

抱残守缺的生存方式 / 59

信仰下的天空 / 73

神鬼横行的精神世界 / 90

辫子中的笑声泪影 / 107

衙门内外的公正 / 120

官本位的思想 / 136

学而优则仕 / 152

礼仪之邦的繁文缛节 / 167

天生的生意人 / 182

穷则思“变” / 196

钱眼中的智慧 / 206

后记 / 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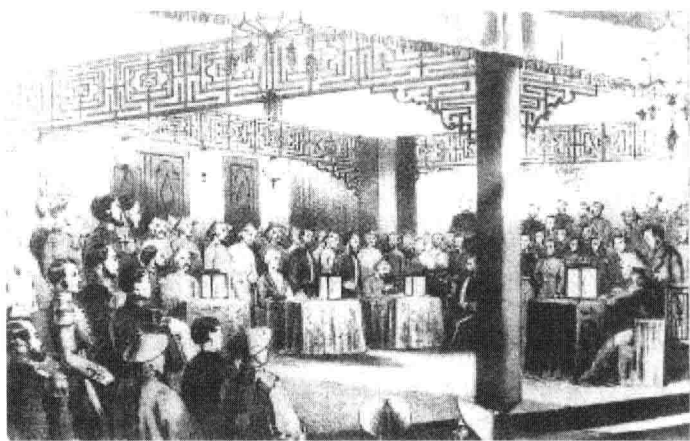
换个角度看中国

三十多年前，中国才开始与西方相互熟悉、相互交往起来，而中国签署的承认欧、美各国存在的第一批条约距今也只有五十几年的历史。但是，那些条约仅在某种前期介绍性工作中发挥了作用，而缺乏例如允许双方寻求和建立彼此之间良好关系等具体条款。只要中国对外开放贸易并允许外国人居住的口岸仍然只是沿海三四个城市，只要外国人在中国内陆的游历仍然被禁止，只要北京的大门不能向各国外交代表敞开，只要我们的被滞留于军舰上的使团依然在中国沿海四处漂荡——只要这些情况仍然存在并一直存在下去，我们西方人就永远无法了解中国人，同样，中国人也无法认识我们。

从中国在 1842 年 8 月 29 日与西方列强签订第一个条约——《南京条约》开始，直到 1860 年《天津条约》的签订，中国才允许外国使节进驻北京，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内陆自由游历。而在此之前的年月中，情况一直像上面说的那样。

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人们面对面地站在了一起，互相审视着对方，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先进的、富有侵略性的西方人正满怀期待。在东方，他们遭遇了象征保守高傲、雍容自尊的中国人。先进进取与落后保守碰撞在了一起；已然跨入蒸汽时代、钢铁时代、电气时代的西方正虎视眈眈地直逼尚处在孔子时代的中国。不妨设想一下：倘若让一个近代富于进取的西方商人和那位中国圣人彼此相识并交往，同时各自形成对对方的印象与看法。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不得不提——那位孔圣人根本就不愿见这位西方商人。这样，对于东西方最初接触的情况，读者便会有一个相对准确的概念。

绝对没有交往的共同基础和共同利益点。事实上，我们非常渴望同中国人有生意往来。清政府小心翼翼地将同我们的贸易往来限制在广东，并且那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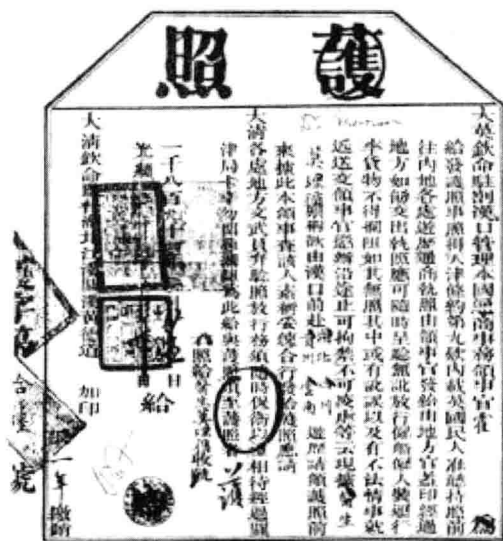
1858 年，清政府与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签订《天津条约》

是我们唯一被允许做生意的地方，清政府这样做是想表明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希望与我们进行贸易往来。这种贸易就如同下面的情况：我们将从牢固的雉堞上递下来的成捆的生丝和满箱的茶叶接过来，然后将我们的墨西哥银元和英国鸦片再用绳子递回去。只要这种极其脆弱的交易方式依然存在，我们的认识永远都是：这种贸易规则是带有限制性的，不是令人满意的、带有鼓励性的。

尽管如此，中国并没有特别反对与欧美各国建立良好的政治与经贸关系。事实上，中国只是不希望在任何方面将自己与西方的交往扩大。为了防止内地百姓对郑成功抗击清军的支持和联系，清政府于顺治十八年，也就是 1661 年，勒令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沿海居民内迁 30 至 50 里，同时还勒令其将沿海民居与船只全部烧毁，不允许有片板入海。在迁海令的执行中，清政府不惜以酷刑相逼，损毁城廓，烧毁房屋；越界者无论远近，一律斩首。不过后来禁令渐宽，到康熙二十年，也就是 1681 年，禁令被完全撤销。然而在当时，一旦有人漂洋过海到国外去，回来之后又不小心落到了官吏的手中，那么，给予他的惩罚便是被刽子手砍掉脑袋。尽管这条法令许多年来根本没有得到执行，但至今却仍然没有被正式废除。根据清政府的规定，任何超过 6 英尺长的片板船只都不得

建造。这就使得所有的短途航海变得无利可图,同时还要担受风险。无论任何国籍的船只想要进入中国港口是不被允许的,而中国国内又将船只限制在甚至不能进行一般远途航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想到中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纳从异域来的客人,又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对他们进行回访。在这种闭关自守的政策中,唯一例外的就是允许数量有限的暹罗也就是泰国商船只需要按时注册登记,就可以在曼谷和某几个中国港口之间进行贸易。这些商船随着夏季季风或东南季风北上来到中国,再由冬季的西北风送回自己的国家,这样的往返旅程每年进行一次。

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探究导致中国官府采取这一专制的闭关自守政策的原因,也不在于探究这种政策的效力是否得到了认可或否定。但是,可以确信的是,中国对于西方各国的特点及其地理位置都一无所知。据说,现在



清政府颁发给外国人的护照

的德意志帝国曾经想要派遣一支外交使团到中国进行谈判,并签订一个条约时,被中国官府拒绝了。在英国官员百般斡旋之下,拒绝的成命才勉强被收回。同时,中国官府还天真地宣称从英国代表提供的信息来看,德国人是一个真正值得尊重的民族,因为他们的国王是大不列颠女王的亲戚。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得中国官府同意进行谈判和签约。1870年,一位北京的高级官员因为某种特殊使命将被派往欧洲访问之时,他竟然要求将150多镑的食盐连同其他的行李一起带上车,因为他担心在将要去的地方很难得到食盐。最近,即1884年左右,有

人曾经偶尔听到一位清朝内阁的官员向他的同僚询问外国人结婚是否有任何形式的婚约，还问他们是否男女杂居在一起，甚至有乱伦的行为。

这种毫无根据的无知问题所体现的是这位中国官员对那些可怜不幸的动物们的风俗习惯以及面貌长相的种种荒唐可笑的观念与看法。那些动物们居住在遥远的地方，极具影响和开化力的中华帝国对他们是鞭长莫及的。今天，在中国北京或其他城市的书店里，热衷人类文化研究的学者都可以找到一些包含对外部世界野蛮人的种种描述的书籍，其中还附有一些经过用水彩描绘的插图。在这些插图中，有一类人通常被描绘成长耳过肩、直垂到地面的怪物；而另一类人，腿短得出奇，简直不值一提；对于另一类人的描绘，使研究者得出一个结论，即中国人一定曾经比较准确地听说过大猩猩的形态；还有一类人，他的脸被描绘得像一个肿瘤，通过低浮雕的形式刻画在胸脯之上；另一类人的脑袋被画在左手臂下面，他们轻松自如地携带着这样的脑袋。对于她的认识如此缺乏并做如此想象的中国人不希望做进一步密切交往的心态，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闭关自守受到冲击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世界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的影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她成为了核心人物，是世界的最终支配力量。她是一个强有力的、文明开化的帝国，如同一颗恒星，连同环绕在她周围的令人羡慕的卫星国一起，形成了一个体系、一个世界。在这个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世界里，其他卫星国用所有最美妙的阿谀奉承式的模仿来使她称心如意。他们完全照搬她的文明，借用她的宗教，甚至连政府体制也以她为蓝本。有几个国家还采用了汉语，从汉语中汲取文学和艺术养分。所有卫星国都将她视为东方世界上最权威、最尊贵的霸主。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争端，她都以仲裁者的身分不断用武力帮助他们镇压起义和暴动。她自奉为也被公认为是他们的保护神，她是如此地至高无上。

在这个行星系中，日本就是一颗危险的、捉摸不定的彗星。在东方，或许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从中国攫取了巨大的实际利益。日本的艺术、语言、大部分文学以及至少一种宗教流派，都无不来源于她伟大的大陆邻居——中

国。例如从日本对自己的两种主要农产品——茶叶和蚕丝的称呼中就可以听出他们都是从中国引进的。尽管这样，日本却还一直在招惹麻烦，不断给中国添乱子，她是一个觊觎中国稳定的、公认的霸主地位的挑战者。一些人错误地以为中日两国之间最近的冲突是一种例外，事实上那不过是过去十个世纪的历史在当代的重演。

除日本外，中国和上述国家间都建立了一种明确的、彼此非常理解的睦邻友好关系。各小国的使节们，每个新年都会带着贡品到北京，向中国皇帝表达节日的祝福，而中国皇帝也会亲自接待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也是满载着国王回赠给他们的礼物，而这些礼物总比他们所带来的贡品贵重得多，因为中国皇帝不论权力还是财富都比他们的国王多得多。暹罗国王几乎年年向中国皇帝进贡白象，这些进贡而来的白象有些至今仍然还活着，存养在北京的象苑里。此外，在 1894-1895 年的冬季，就算称不上是数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也可能是几十年中的第一次，朝鲜国王没有派遣进贡使团来京，而此前的中国同朝鲜的贸易大部分都由这些使团完成，因为一支庞大的商队被允许随使团一同前往。同时，在上述一些国家中，还形成了一个新国王必须派遣专门的使团到中国告知自己的继位，并请求中国皇帝仁慈的恩准的惯例。在朝鲜和越南尤其是如此。

可以预想，在细微缜密、高度务实的西方人心中，对这种灵活松散而又带本质性的东方关系产生了诸多误解。无论任何一种欧洲语言，都无法表达中国所宣称的那种思想，而那种思想对我们关于国际关系的概念亦是完全陌生的。由于缺乏一个更合适的术语，同时又缺乏对这种关系实质的准确理解，于是我们就一直将这种关系称为宗主与藩属的关系。然而事实上，它在本质上并不属于宗主与藩属的关系。因为在宗主国和藩属国关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后者必须定期向前者交纳一定数额的贡物和贡金，同时还必须向前者提供一定的军事力量。然而，任何藩属国都没有被中国强迫去这样做。一直以来，中国都不断地向她弱小的邻居们派遣全副武装的军队，去帮助镇压国内的造反与叛乱，然

而她从来都没有请求更没有接受过藩属国的此类援助。除了中国总是在其中无一例外地多予少取的新年互赠礼品活动之外，藩属国向中国皇帝进献什么贡物贡金的情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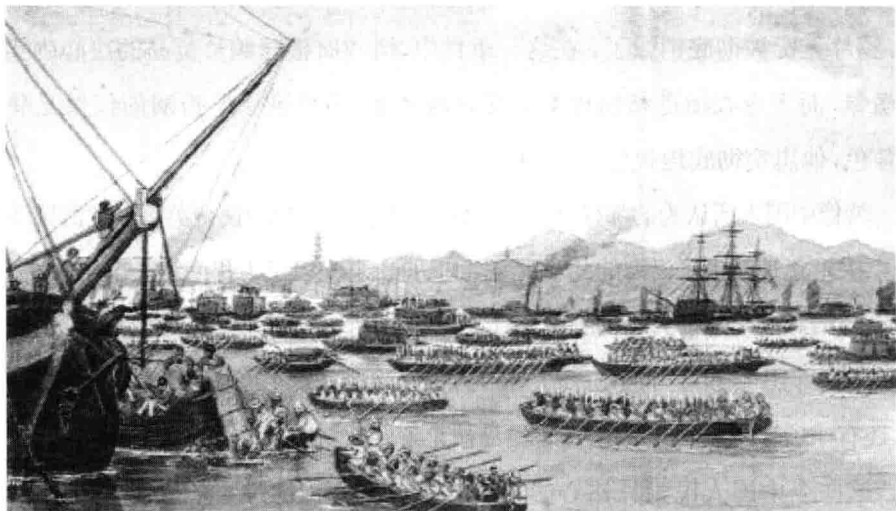
这种关系虽然对我们来说是模糊不清的，但对东方人来说，这恰恰符合他们的思维方式与观念。他们将这种关系形象地比喻成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举例来说，如果中国官府想要表明她和朝鲜的关系时，就会采用这种说法，就如同被用来描述一个家庭中哥俩的亲缘关系一样。如果考虑到在这种盛行于中国各地、甚至已经形成了她的整个政府基础的宗法家长制下，作为老大哥的中国有凌驾于小弟弟之上的某些权力与义务，那么连结中国同她周围弱小邻居的这种关系就不难理解了，这种关系体现的是一种道德权威，也体现了对正义的支配，然而这种思想是令人厌恶的，与我们的思想观念格格不入，因为它既可以随意强加于人，同时又可以随意被取消。这样，依据这个事实，即主观判断可以加强或者可以回避这种关系，我们或许能够从中找到这个体系中最令东方人满意的某些特征。

勤于思考的人们不会惊讶于多少个世纪以来，中国始终保持着霸主地位，她欣然地接受了她的弱小的、还未开化的邻居们的恭维与赞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整个民族强烈的骄傲自大意识。于是，她有理由鄙视那些没有受惠于她的远方国度以及那些因此也没能按她的模式去塑造自己的国度。她拥有一个由谦卑的崇拜者所组成的小圈子，她十分排外，不希望有任何异己闯入其中。与此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或多或少与印度有着某些联系。中国人从她东方的立场观点出发，对于同欧洲人的交往对于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有着自己实质上正确的看法。

中国在对待同欧美诸国建立友好关系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着镇定自若的态度，但也有看荒谬愚蠢的过度自大，更加不幸的是，与我们的交往和联系被强加于她的头上。这对于她的政府和人民来说，是极其可恶的事情。任何国家在必要时是否有权通过武力强迫另一个国家与之建立并保持友好关系和商业往来的问题在这里将

不做讨论，这个问题可以留给国际法权威去回答。本书无意对所谓的鸦片战争的正义与否表明自己的看法，也不会记录各种观点与意见。在此只是力求在一定程度上忠实地再现和准确地剖析当时的真实情形——即鸦片战争，对于它，我想所有聪明的读者已经都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相信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并且也将有自己的结论。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些真实情形在他们心中所激起的情绪、他们对待此事的观点，以及这些情绪与观点怎样严重扭曲了他们对所有外国人的看法，而这些看法继而又怎样影响了他们整个的对外关系等，所有这些及由此产生的更深层次的影响并没有得到世人很好的了解和充分的认识。倘若不将鸦片战争推到画面上来，对于近代真正中国人的再生动的描述都将显得苍白无力。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们先对鸦片战争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无论其他许多重要原因是什么——尽管这些原因曾经导致了许多针对中国的海陆征讨：从 1842 年攻击远在广东以外的吴淞要塞，到 1860 年占领北京的北城门和毁灭圆明园，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一切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两个字：鸦片。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人的诸多不满仅仅是借口罢了。利用



鸦片战争海战图。1840 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这个借口，他们实现了其主要目的：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将她变为一个倾销在印度种植的那种毒药的巨大市场，然后让她的子民去吸食这种毒药。

这个事实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容辩驳的。早在 1842 年之前，广东地方政府同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商就曾在鸦片不论公开还是走私贩运到中国都违犯帝国法律的问题上发生过许多摩擦与冲突。后来，这种摩擦和冲突在东印度公司经营鸦片的特权被取消后进一步升级。1840 年，噢不，应当是 1839 年，钦差大臣林则徐被派往广东，奉谕旨要不惜任何代价，彻底断绝当地的鸦片贸易。此时，双方的冲突被推到了顶点。林则徐在到达广东后不久，就发现在广东的 22 只外国商船上所有的鸦片总价值竟然高达 900 万银元，这是对帝国法律的公然侵犯与亵渎。根据公认的法规，所有这些鸦片连同运载它们的船只都应被全部没收。于是林则徐立即命令外国人交出所有鸦片，为此他还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最后，英国商务监督义律被迫将鸦片交了出来，同时保证以后不再将鸦片运进中国港口。这次缴获的鸦片共有 20291 箱。林则徐立即命人将它们投入在海边高处挖的又大又深的池中，掺以石灰和海水进行彻底销毁，最后残渣随潮水被送出海港。当时，现场有许多官吏负责严密监视，防止任何人私自挟走任何一点鸦片。有一个想要偷偷拿走一点的中国人被当场砍掉了脑袋。在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下，鸦片无疑被彻底销毁了。在这一事件中，清政府根除鸦片贸易的决心确实令人敬佩，而下令收缴走私鸦片本是其分内之事；而林则徐所扮演的仅仅是仆人的角色，他忠实彻底地执行皇帝的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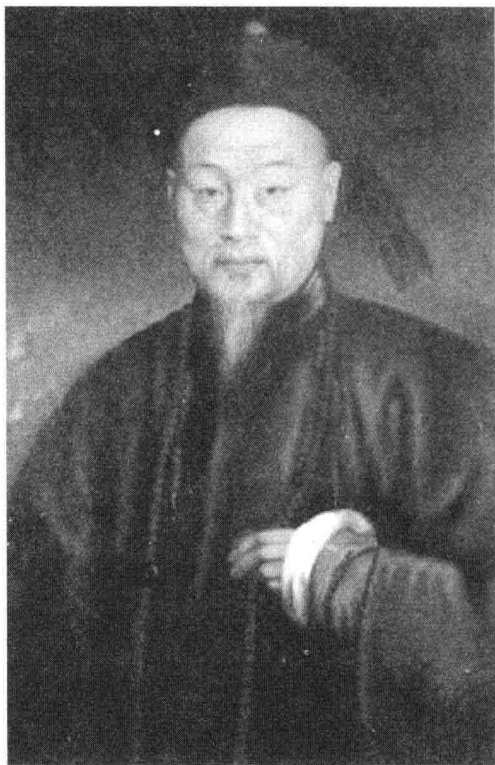
就像中国人所认为的那样，这一正义和值得赞扬的行动使得英国派遣海陆军来到了中国，迅速攻占了沿海的几个重要港口、舟山群岛以及古都南京。最后在刺刀的威逼下，清政府被迫与大不列颠在南京签订了和约。和约规定，清政府赔款 2100 万银元，其中鸦片费 600 万银元，商欠 300 万银元以及军费 1200 万银元。在这个和约中，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规定，即香港岛被无条件地割让给了英国女王。

这些令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事实一直以来都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对外国人的看法。想要为促使英国人采取军事行动的严重不满而做的辩解都是徒劳的，

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即使不为鸦片,英国人迟早也会用武力来对付中国。关于这一点,他们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 1860 年北京被实际攻占以前,外国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就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在相继发生皇帝的出逃和在流亡中病死的事件之后,清政府被迫做出了更大的让步,即承认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合法化地位。中国人说,不列颠人只有得到这样的满足,才会撕下一副来势汹汹的战争面孔,取而代之的是调和的、抚慰的语气和政策。清政府为劝导英国与之采取协商和合作的态度做出了很多艰辛的努力,目的就是为了要么立即查禁鸦片贸易,要么使之逐渐断绝。对于清政府的这些努力,明白人是心知肚明的。此外,人们还知道,英国人在对待清政府的那些请求上,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干脆直接拒绝。这一事实再一次加深了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认识与极度憎恨。

以上便是当时形势发展的一些重要特征。中国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被迫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被拖了出来,开始正视近代西方世界,并被迫与之建立新的、她根本不愿接受的外交关系。如果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她对于在她看来西方毫无道理的侵略的痛恨是非常自然的;

她对于那些真诚地希望为她的最高利益服务的人们的误会与曲解同样也是可以理解的。她的统治者不但对近代国际法及其具体内容不甚了解,更对支配平等独立国家间交往的准则一无所知。正是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懵懂无知,才使得



林则徐,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开眼看世界的杰出政治家,被誉为“民族英雄”

自己的政府总是被置于错误的位置上。他们因此总是会在那些为了争取本是合法的东西的、也应该得胜的外交斗争中失败。在他们自己和评论他们的人心里，这个事实都一样清楚明白。然而他们过于狂妄自大，从来都不愿公开承认这一事实。作者曾经听清政府的一位内阁成员说道：“其实无论公理和正义在哪一边都不重要，因为不管遇上什么问题，我们最终都会撞上南墙。即便是在非常有利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总会乱了方寸，从而酿成大错，最后落得惨败的下场。”恐怕这种悲哀的评论中所包含的道理，远比说话人本身所认识到的程度深刻得多。

下面举一个例子，虽然其本身并不太重要，但却能很好地说明那位内阁大臣的话是正确的。很久以来，在北京形成了这样一个惯例，无论皇帝何时外出，他所经过的街道都要关闭，严禁百姓通行。有一次，总理衙门很有礼貌地在皇帝外出前照会通知了各国驻京公使。事实上，即将关闭的街道并不在外国人的居住区，也就是说不会给他们的出行带来任何麻烦，并且禁止通行也仅仅是持续几个小时而已。但是，除一家使团没有发表看法之外，其他所有外国使团都对清政府的这种做法表示出了强烈不满。清政府过分客套反而使事情弄巧成拙。在任何欧美国家的首都，不要说是市政府，就算是枢密院，都不会通知外国使馆说某某街道要暂时关闭，他们可不想自找麻烦。事实上，如果有需要，他们会直接将街道封闭一整天，甚至是一个月。倘若哪个外国代表对他们的行动提出异议，他们会立刻予以得体的反驳。

如若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人，更加全面地认识他们的优缺点，而且能够认识到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优缺点，然后再将前 30 年他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一一准确地记录下来，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古老的传统模式在此阶段不是几乎没有改变，而是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可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基本适应了近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无论她的臣民表面怎样，他们都绝不是一群感觉迟钝、呆头呆脑的人。然而他们实质上却既谨慎保守，又骄傲自大。他们在沉睡了数个世纪之后突然被唤醒了，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被唤醒的。要重塑 4 亿人的生活与思维方式，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

在吸收西方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方面，倘若将日本人同中国人做比较，那是没有说服力的，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两个民族本质上是不同的。一个民族很快就将自己借来的服装样式抛弃了，而另一个却始终不愿舍弃自己设计发明出来的、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一直穿到几乎变为自己身体组成部分的传统服装。在抛弃东方模式和汲取西方文明方面，日本大概仅仅摒弃了其着装方式罢了，



悬挂“中外禔福”匾额的总理衙门入口。总理衙门是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

而中国人与此相反，他们依旧我行我素。在过去的多少个岁月里，他们一直坚持缓慢地、吃力地纺织着自己身上所穿的棉布。

两国之间的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从最开始同西方接触，到建立和处理同西方的关系上，形势都对日本有利。我们已经对鸦片战争做了详细的论述，正是由于那场战争，中国才被迫纳入了所谓的西方国际体系。此后不久，毋庸置疑的是，日本也被迫向西方开放了关口。美国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两个国家都以法律的形式，严格禁止输入和吸食鸦片。我们已经知道同中国签订第一个条约的那些国家是怎样看待这些法律的。当我们的官员进入日本时，在鸦片问题上都严格遵守日本的法律规定，事实上这样也使日本政府的权威得到了增强；与